

13
10

田
孝著

戰國策正解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子解類	三四函	五六架	一〇六號
				冊

壹

橫田惟孝先生著

戰國策正解

書目

卷一

秦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問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為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為賢。下以功利為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為從橫權謀。其詐諛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慎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為郡縣。廢絕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錄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

戰國策正解序
內秦氏印刷

東周列國
秦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間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橫權謀。其詐譖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慎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絕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錄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

馬遷修史記。收而錄之。劉向父子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世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灋。乃謂亂史害乎名教。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嫌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賈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年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研也。今秋東歸。卽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間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槩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肖許之。已而思之。年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值而易失。不於時以問世。則恐不得當。已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

余乃言曰。戰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止辭令之儀。觀本國之允。交際盟約之信。結與國之好。覽山川之險易。觀城郭之高卑。視朝廷之禮灋。見君臣之賢否。雖不必在列陣行軍之間。而自有兵機之在焉。其流爲從橫權謀。則所謂棄於孔子者也。然由衰周而來。征討攻伐。莫不奇伏變詐。以徼幸一切之勝矣。雖則正義順應之師。而不豫知其情。以警備。則亡以應。卒赴急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夫臨事而懼者。必欲知彼情。欲知彼情者。近視諸國策。譬猶懸明鏡以待。妍媸黑白。弗能逃其情也。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然則孔子之於國策。豈無所取也哉。今子之此舉。意其在茲邪。順藏笑而不答。余於國策無所更言。遂以斯言爲序。順藏攷據之確。發

明之多。讀者自知之。

文政九年歲在丙戌菊月江都太田善世子龍撰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錄也。其事則從橫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間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

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焉。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閣焉。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僿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間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俟。後之君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橫田惟孝順藏敍



戰國策正解凡例

一戰國策高誘注本三十三篇。有國別而無細目。蓋劉向之舊也。鮑彪合爲十卷。東西周易地。各國出細目。更撰次章條。今欲盡復舊。而坊本行已久。遽改之。有不便於質訪者。故姑從之。

一東西周爲列國。非周王也。而鮑彪以西周爲王。係之安王。赧王。謬矣。吳師道辨之詳矣。而今猶存之者。亦以便於質訪焉。一斯書在漢初既錯亂。雖經劉向撰次。而既無細目。則世代有不可得而辨者矣。鮑吳聚訟。均之屬臆見。其疑者闕而可也。故今置而不論焉。

一地名沿革。歷代不一。在彼尙闕明。況於我乎。故概而不釋。其不得已者。唯曰某某地。某某邑耳。

一諸本異同。不勘舉之於注中。甚煩。故各章下附考異。所謂高本。高誘注本。姚宏所校。即姚本也。坊本坊間所刻。鮑吳注本也。曾鞏蘇頌錢藻劉敞孫朴晁以道校本。今皆不傳。皆係姚宏所校。纂穆文熙戰國纂也。其餘今世通行本。及諸家藏本也。若其與子史異同者。不可枚舉。其有關係者。而後舉焉。一秦策末李斯爲秦客卿章。楚策末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章。高本不載。而鮑吳亦無注焉。非策之舊也。明矣。不審何人所添。今姑從坊本而載之。并解之。一本邦儒先注解。行于世者。獨碕哲夫戰國策考。關君長高注補正而已。其他蓋亦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聞有清人陸隴其

所著戰國策去毒者。求之數年而未之得也。豈海舶未齎耶。抑亦希有。而吾力不能得也。欲必得之而校焉。殆似俟河清。於是欲刻之家塾。則幸有出橐裝助費者。遂趣命工從事云。

橫田惟孝識

戰國策正解卷一

橫田惟孝著

西周

周孝王封其弟於河南。其後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河南為西周。鞏為東周。顯王時。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周各為列國。周王徒守虛位。征伐策謀。盡出於兩周。

安王凡一章

嚴氏為賊。而陽堅與焉。

與音預。下同。嚴氏。嚴遂。為賊。謂嚴遂使攝政刺韓相傀。兼中哀侯。事在韓烈侯策。又韓釐侯策曰。東孟

之會。攝政陽堅。刺相兼君。是陽堅與也。

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繩。反。道。周。謂堅出亡過周。乘車。謂非兵車也。按韓子。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由此觀之。堅蓋韓人。而或嘗潛與周通謀者。故出亡道周。周君亦厚遇之也。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讓。謂責以厚陽堅。客謂周君

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

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語魚據反。使所

吏反。○語告也。正語謂顯然而告也。待命謂待韓之命。小國。西周自謂也。容。賊謂容保陽堅也。〔考異〕堅諸本作堅。曾本作堅。按韓

下。諸本無。曰。字。今從高本。

赧王 凡十 七章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共恭同。適丁歷反。○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

適主。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咎音臯。為于偽反。下為大

同。○鮑彪曰。司馬。楚卿。疑即昭翦。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

智困。而交絕於周也。言專為公子咎請太子。而周君不聽。則翦之智困窮。而楚周之交斷絕也。不如謂周君。

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令力呈反。下皆同。○微密也。言封欲立者。以為之資助。

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廝。夫空曰。王類欲令若

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息亮反。下同。○為猶助也。欲為太子。謂欲助為太子者。以地也。鮑彪曰。楚相

之御。姓展。廝。音字同。小臣也。空其名。類猶似也。確哲夫曰。令若之若。恐翦誤得之。此。指

將也。言相國聞王欲令翦為太子之事。而又恐翦居中用事。不便於己。則必不使也。

矣。相國令之為太子。相國果令翦之。周助為太子者也。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

賂進周最於周。令力呈反。下皆同。○確哲夫曰。凡言謂。言為。不人者。皆自為自記也。言或言客。或稱名。皆開記也。愚按。此司馬悍謂齊王。而王

乃使悍也。齎。資通。即上草資之以地也。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

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

以地。置猶立也。據下章。先以此言。試周君。而後以地進最也。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進最之方。以得尊寵用事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

也。臣為君不取也。為周為君子偽反。下為齊同。高誘曰。司寇布周臣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

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折食列反。屬音燭。○高誘曰。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

以為氏。知。鑄治。曉。鐵理。能和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恐謂。秦以二

〔考異〕悍。劉本作悍。賂。一本作地。坊。本無。請。字。今從高本。

今一本資作奉。

人也。越人亦未為真知其良也。蓋函治氏獨知其真。終身不賣。今君之使最為

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關君長曰：兩契相合為信。今君立最為太子，是獨知為信。故天

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

之於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關君長曰：讓之於最，猶令最讓之。列子曰：將嫁於衛，注嫁猶行也。此似是義，恐齊王

以為周君實欲立果而令最讓而不肯立，以行之於齊也。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

天下見之。奉扶用反。養羊尚反。○信貨，衆所信之貨，以喻周最也。愛猶惜也。言最布之為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所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令力呈反。乘繩證反。下同。○高誘曰：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疾也。百人為卒，甚敬，敬樗里疾也。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高誘曰：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遣之

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公音求，遺唯季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游騰，周臣也。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鐘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鐘，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

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高誘曰：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高誘曰：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為大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高誘曰：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國，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

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

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為于偽反，令力呈反。

○蘇代，蘇秦弟也。高都，韓邑，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

戰國策卷一

內蘇氏印刷

三

戰國策卷一

內蘇氏印刷

三

〔考異〕為君之為坊本作謂無齊下之也。字果一本作最高本無於齊之於字

〔考異〕坊本今秦下無者字。或作感因之下無也。字一本曰作且

月必拔之。相息亮反，罷音疲。○高誘曰：韓公侈為相國也，昭應、楚將，鮑彪曰：得城曰拔，如拔物然，愚謂此代述昭應之言也。今圍雍氏。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

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

必拔。病困也，始，初先也，告楚病，猶告病於楚也，守謂圍守而不去。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

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

使所更反。○多猶過當也，折，屈也，謂屈節合韓也，節，符信，行者所執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

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卒子律反。○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

〔考異〕坊本中作仲弊作傲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為于偽反

除為和餘皆同，籍在夜反，下同。○薛公，孟嘗君田文也。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

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

時，竊為君危之。宛於袁反，葉舒涉反，夫音扶，更音庚。○韓慶，西周臣也，言二國強大，則齊必危矣。君不如令弊邑

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

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

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令刀呈反，下同。○上無攻，謂無攻周，下無

攻，謂無攻秦，函谷，國名，張大也，東國，楚之東地，近齊南境者，出猶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會秦，秦留之，言秦歸楚王，以與齊和也。君令弊邑以

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

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

西，三晉必重齊。處昌呂反。○三晉，韓魏趙，本皆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言三晉畏秦，故重齊也。薛公曰：善。因令

〔考異〕坊本無年下而字以強之以作為合於之於作高本無不破之字

坊本齊也之也作而惠作患無章末西字

(考異)一本德作聽

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三國、齊魏韓也、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籍在夜反、○三國齊魏韓也、反還也、魏道西周、西周有供給之費、故恐也、為

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

秦為于偽反○德謂荷恩也、吳師道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日聚、恐謂楚宋為秦報伐魏而利之也、魏王懼

令軍設舍速東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設疑作毀、蓋毀壞軍舍速東去、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利便也、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

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

存焉鹽津忍反、○樊餘、周臣也、鮑彪曰、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

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以上之上時掌反、○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地、鄭國之地、時亡而屬韓、三川、河洛伊、秦拔成畢

也楚王恐因趙以止易

(考異)曾木下有兵字章宋無也字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將子匠反、○秦攻之攻疑敗誤、下章可以見矣、水經注、禹疏龍

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為于偽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鮑彪曰、李兌

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

敗又必不攻魏得猶勝也、前、前日也、勝、魏之勞、謂敗犀武之軍、後、後日也、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

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講和也、魏敗秦勞、而趙獨全、故

矣支猶拒也、言魏必因李兌而與秦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

重亦盡在趙關君長曰、疾者、急速強壯之謂、

戰國策正解卷一

內藤氏印刷

五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魏之救兵敗而秦兵

遂進而攻周。故周君之魏求救。而魏王以上黨被兵急辭而不救之也。周君反。見梁圍而樂之也。樂音洛。下同。梁魏都也。

困者。蕃育鳥獸之所。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

為于偽反。下為王同。○綦母恢。周臣。溫魏邑名也。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周。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

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言周君怨魏故。為王患之也。周君謀主也。而設

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按昭九年左傳。王曰。

我在伯父。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杜預曰。周為共主。天下所宗。故曰謀主也。此稱周君者。蓋是時周王徒守虛位。威權策謀。盡在周君。故也。設以國。謂陳設國兵也。扞禦也。言周為魏禦秦。而魏不為周扞禦。此其所以怨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

絕矣。塞先代反。○吳師道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愚謂兩字疑衍。此其所以為王患也。魏王曰。然

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成

三萬人。與溫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圍以為樂。

必不合於秦。好呼報反。○形。形勢也。猶曰為人。事秦而好小利。六字疑衍。成守邊也。百姓。百官也。私猶愛也。言周君為人不好小利。不可以小利

解怨。今王許成與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官。而愛溫圍以為樂。必不合於秦。是可以解怨也。臣嘗聞溫圍之利。計歲入

十金。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

四十金。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周得成與圍。不與秦攻南陽。則魏得并力上黨。故無患。贏。有餘買利也。與八十金之圍。而得百二十

十金。故曰贏四十金。此言不獨可以解怨。而於魏亦便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圍於周君。而許之成

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足。周相。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

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

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

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主君。指周君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齊侯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注云。比公於大夫。此書稱周君。或為謀主。或為主君。或為大王。當時

稱呼錯亂。不可準以禮也。又字疑必字殘剩。為使也。楚懷王策。為其行人請魏之相。臣為不能使。猶使臣不能使也。趙孝成王策。嘗之軸令折矣。言周之臣。必秦重之。而欲相

也。

〔考異〕高本無為君之君字。坊本私作利高本無計字。坊本無章末也字。

〔考異〕坊本不能使坊本作不能爲使是輕高本坊本共作且輕今從一本是公高本作且公成事坊本作事成

者見其重之惡臣於秦而使臣不能使矣欲以代臣爲相是其周秦之交所以必惡也臣願免相而行君因相其欲者彼已得相不惡周於秦矣此或教周足謂周君語也

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行而免言將行而免相公言

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

矣周君以爲此人惡周於秦故誅也以上或與周足相謀語也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

攻用兵又有天命也取必遭反○蘇厲亦蘇秦弟也鮑彪曰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白起秦將武安君也愚謂攻善也言白起

善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

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

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

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

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

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過音戈中丁仲反夫音扶塞先代反盡

滅之盡津忍反○支左屈右謂左手張文弓右手屈持管也撥反鉤曲也公破之公恐衍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屢怒於周爲于僞反屬音燭○山南周之山南吾得楚將也關君長曰楚

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効也王必罪

之令力呈反將說如與名銘同○軍正軍吏見史記司馬穰苴傳泄之楚謂漏其言使楚聞之也周與吾得一謀楚故名器云然也効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高誘曰臨猶代也蘇秦謂周君

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

〔考異〕也矣劉本錢本共無也字人皆下共有曰字不以高本作不已

〔考異〕坊本怒作怨諸本器下有必字今從一本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

〔考異〕上二周坊本作兩周蘇亦作蘇子

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屬賁獨惡烏路反○洪邁曰除治也言治道迎楚師也惡謂韓魏惡楚假道於

周齊秦恐楚伐韓魏還取九鼎也方城楚塞也四國齊秦韓魏也與謂與鼎也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難乃旦反○難往不欲往也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

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

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為周之為于偽反○

為辭謂下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也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

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

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譽音餘養羊尙反○謂或謂也原周邑地湯沐邑也有秦猶得秦也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也言周君入秦交善則固最之功也交惡則最必得罪故不如譽孝入原得秦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

以利國而聲畏天下不攻周猶言可無攻周也實謂土地人民聲名也言周地褊小得之不足以利國而攻天子之名見畏忌於天

也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

孤而不王矣王于况反○弊罷也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

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罷音疲○俱同也言秦攻周而疲與天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他徒多反宛於袁反○宮

不能救宛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魏攻蔡不得救邾莒亡於

齊陳蔡亡於楚齊閔王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邾陳未詳恃何國按史記邾莒皆楚滅之而此曰亡於齊若作楚與下句復未知孰是

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

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援于春反○言國不毀傷也

凡十八章

〔考異〕攻蔡坊本作攻秦

〔考異〕王之國計坊本作國之計

戰國策正解卷一終

戰國策正解卷二

橫田惟孝著

東周

說見西周

惠王

凡二十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周臣。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夫音扶，下同，說音悅，將子匠反。○陳臣思，即田臣思也，田氏本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

(考異)坊本
畫作畫實作
寶王天下無
說字塗並作
洽少作沙竊
為下無大字
醜醜醜醜作
本馬作鳥可
至諸本作止
一字今從一
本坊本伐作

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問其路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

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

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寄託也寄徑猶言假道也暉臺臺名地形剛東

名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

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葉舒涉反○王曰寡

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

者非效醢壺醬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

與馬逝漣然可至於齊者。為于偽反下同○耳字疑衍漣然流昔周之伐

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

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

竊為大王私憂之。破皮寄反稱尺履反○士甲士卒步卒謂警衛者師徒即輓

十一萬人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數色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宜陽韓

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

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數色主反○材士士之對曰

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

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

拔。羈旅寓也謂非世臣也言甘茂非世臣有功則當為相無功君曰子為寡人

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

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

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為寡為

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

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向舒亮反。葉舒涉反。○陳向葉皆位在相下。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豎

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於

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

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

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恐並鳥路反。驚鳥滅於點二反。令並力呈

反。塞先代反。重使之使所吏反。強其良反。○鮑彪曰。絕。橫渡。塞。韓也。為垣壘以遮止隣國往來。愚謂。辭而之而說曰。能。易屯卦釋文。鄭氏說而曰。能。

楚攻雍氏。周糴秦韓。楚王怒周。周君患之。雍氏。韓邑。糴。糧也。時秦救韓。故周以糴餉二國。為

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

厚事王矣。為于何反。恐並丘勇反。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

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為于偽反。令力呈反。○君指秦也。王周王也。聽許也。以地謂割

地也。故特也。吏產子。疑當作更贊。君贊助也。如下魏景閔王策。王以國贊膠毒之贊。按上下最與齊善者。最本欲以地合於齊。恐王不聽。故先詐以地合於二國。試之也。屬乃謂秦曰。君不如令王許最割地合二國。特必怒最。而以君若欲因最之事。則

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言秦因最割地。轉以地合齊。則合齊者。秦也。割地者。最也。齊王必善二人矣。此區為最游說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

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相息亮反。下兼相同。敗三之敗。必適反。下敗三同。○趙使仇赫相宋。事見趙武靈王策。三國。韓

魏齊也。言三國將與趙宋合於山東諸侯。以孤秦也。此一節。言三國不敗。則赫將合於三國也。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

則將與宋敗三國。與下疑脫趙字。言秦與趙宋敗三國也。此一節。言三國敗。則赫將合於秦也。則賣趙宋於三

國。謂因三國成敗。或賣於秦。或賣於三國也。此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赫無信也。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

(考異) 驚一本作厭。信於之於諸本作東。今從一本。

(考異) 周之諸本作周之君。今從一本。

(考異) 一本秦作子。注云元作秦。曾本無故字。一本怒作恐。以合作全。以。

事諸候不可不察也。

盡津忍反。○關君長曰、譬之。如張羅者張於宜察其所賂遺之人。

譬之如張羅者張於

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有

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

鮑彪曰、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群驚而去矣。

今君將施

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

關君長曰、大人、

蓋謂用事貴臣。應多鳥處。小人蓋謂無力賤人。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

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不疑之字誤。關君長曰、窮士、應有鳥無鳥處、赫欲重、翠、故云、故固也、謂固能得其所欲矣、穆文熙曰、有鳥無鳥

之處易見而且為大人者難識故

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

隘乙革反、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三

國、韓魏齊也、隘猶距也、言周相見秦隘於三國不進。

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

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

公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

為于偽反、處昌呂反、○處、處置、謂其所為也、取秦、謂取交於秦也、

齊重故

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好、周亦既取交於齊、今又

取秦、是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

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

他徒多反、下同、盡津忍反、手音與、鮑彪曰、輸、言委以告之。

馮睢

使人操金與書。問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可不成。亟

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候曰。今夕有姦人當

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殺昌他。

操七刀反、問紀菟反、遺唯季反、令力呈反、○問遺、謂伺其間隙以遺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曰。西周

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

以惡之於王也。

昭翦曰善。吾又恐

為于偽反、令力呈反、○王、楚王也、言宣言東周殺翦、以令東周與楚惡也。

昭翦曰善。吾又恐

昭翦曰善。吾又恐

〔考異〕坊本者張下有之字

〔考異〕坊本無一重公二字

〔考異〕坊本昌作宮。睢作睢。使間有且字。高本。樓亡來二字。

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鮑彪曰：窮惡東，必善西。西善窮，則楚亦因

（考異）一本嘗作常、

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窮，窮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齊事秦。

必無處矣。

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呂禮，秦將也。鮑彪曰：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關君長曰：處，處置也。蓋言子惟以齊

事秦，即必無事之可處置矣。愚謂：無處，謂身安也。

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

君

長白：天下制於子，猶言是子制於天下也。言禮相齊，令最居魏以共事秦，則禮制於天下也。

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

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

也。

相息亮反。○言齊逐最相禮者，欲因禮以取秦之交也。

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

與禮，有二國之重，而必輕文。

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以禁天下之率。

趨音促，行戶剛反。○急北兵，謂急起齊北邊之兵也。以秦之信與魏也。後行，謂後舉也。最惡齊

率從也。言秦伐齊，背齊之約，信二國不合，則天下不從齊也。齊無秦，天下果弗

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

史記作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吳師道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

弗走，禮不待言矣。愚謂：此言齊無秦，則天下之兵皆集齊，弗禮必走，齊王無與為其國，必重文也。

齊聽祝弗外周最。

逐之出外也。

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

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

相息亮反。○言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之交。得天下之交，則不

能存齊，齊深之深，恐術。

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

夫音扶。○趙恐齊秦合而伐已，故急起兵以示

伐齊於秦也。

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

處昌呂反。○之疑合謀，言秦以趙攻

齊，與合齊伐，趙其實秦之利，理同。必不安處矣。言必與趙伐齊也。

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關君長曰：齊用弗之不利，即天下之通理。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

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好呼報反。

○關君長曰：定十年左傳，有師工師，師赤，注云：掌工匠之官。此工師籍，蓋官氏也。愚按：楚策有工陳籍，或是人，說見彼。

（考異）坊本處作慮、

（考異）高本連石行奏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高本公作君，坊本以禁之，以作又。

（考異）高本連謂薛公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關君長曰三章事同文異，似不可連。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相息亮反，下同，說音悅。

○鮑彪曰：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稱也。謂周文君，謂周昭文君，恐謂閔也。言愛國人不說相呂倉也。

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君。

○事見襄十七年左傳，無忠止之也。八字，疑他策錯簡。齊桓公宮，或注文混入也。司空，主土工官。傳曰：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

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七處，市各有閭，皆使女子居之。每閭百人，故凡七百人。三歸，盛名，傷謂非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數色主反，見譽之譽音餘。○衆庶，所說成強大，增積不可動如山，言大臣得譽之害也。二句，蓋古語。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問其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東周、客、他邦之人，主人、自國之人也。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

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少詩照反。○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滌滌也。君天下，謂為天下之君也。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

○反，虛墟同。○金投，趙臣也。疑天下，謂以秦最之齊，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己也。按為周最謂魏王章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助之，據是則子當作與，韓當作趙，合於秦，當作合於齊。虛，謂國亡而為墟也。

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

長丁丈反。○上黨，長子，皆韓地。關君長曰：蓋齊與韓魏相攻，秦救齊，趙從救齊，因此佐秦而伐二國。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公東之東，當作西，秦在西，安得曰東，謂以佐秦故得寶也。

言趙因是勢，徐為東交於齊，則齊趙有合矣。鮑彪曰：最時在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考異）坊本恐齊下無韓字。

（考異）高本上免下有土字，如山作成山坊本七市作女市。

（考異）諸本作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今從一本。

八終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

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吳師道曰。負恃也。令字疑合。謂君長曰。收合。封厚也。謂秦且合齊而厚其力。使無多割地於趙。而與天下

戰也。蓋最設。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吳師道曰。趙恃合於齊。以與齊戰。秦為齊之辭。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

楚二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盡津忍反。○上黨。韓地。太原。魏地。西土。韓魏之西地也。國

趙。身請投也。言覆趙國。危其身。是計何之道也。謂恃秦與齊戰之甚不可。

石行秦謂太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

戶行。即反。王于况反。○鮑彪曰。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愚謂。良梁音同而誤也。謂君長曰。蓋辨士將敗。伯王之

名。宜拒絕其說。而不聽。故曰備也。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為君爭於秦。令力

為于偽反。○關君長曰。客既效秦。備辨士。則爭不能得焉。秦必成。伯王之名矣。蓋石為秦欺。周君也。愚謂。石為秦謀。既效秦。備辨士。又效周君。令辨士爭。是激而成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二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橫田惟孝著

秦上

孝公 凡一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相息亮反。○鞅。衛之庶孽公子。公孫

氏。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

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

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至猶大也。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

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

君。辭不受。高誘曰。傳。猶禪也。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蒞。臨

也。有頃。言未久也。國君長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予告。蓋始見于此。人說惠

考異。高本。迎前章土作。止。覆作復。錢。木劉木分作。全。錢本西作。而。

考異。高本。此下連。謂。薛。公及齊。謂。祝。弗。二。重。坊。本。各。見。于。前。今。姑。從。之。劉。本。石。行。秦。作。右。行。楚。

〔考異〕一本八上有十字

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秦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說始說反。更音庚。夫音扶。○刑其師。傳。故曰仇讎。戰恐。誅。亡之。魏。魏人不受。故還秦。而惠王車裂之也。

惠文君 凡十 四章

蘇秦始將連橫。東西爲橫。秦地形橫長。故合六國連秦曰連橫。鍾惺曰。蘇秦本意。在用秦。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說秦

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說始說反。下除說不。大說。餘皆同。乘繩證。

反。下同。蓄積同。積子賜反。騎奇寄反。下同。并併同。下同。○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胡國。貉。以爲裘。貉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殽。函。函關也。形便。謂地形便。於攻守也。府。物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効。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

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

異日。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即誅伐。文章不成。無以爲兵名。故不可。使民。謂之出戰也。思深方可資。入死力。愚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等。大臣於外。儼然。矜莊貌。庭教之。謂來庭教之。以異日。謂下以他日。承教。林西仲曰。併吞稱帝之効。尙在有待。厭而疵拒之也。蘇秦曰。臣固疑

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三苗。崇。皆國名。涿鹿。地名。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車鼓擊馳。言語相

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使所吏反。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

名。涿鹿。地名。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車鼓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使所吏反。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

然、橫黃、態替、濁樞、玉反、聊留、服滯、北反、信新、兵濱、滂反、○穀、擊、馳、謂行使之多也、文、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言古昔無事之日、猶且文武兼用也、

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

勝音升、○飭恐飾訛、或古字通、用此言後世諸侯亂惑文士飾

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

既盡、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恒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章程適以叢、案牘徒以滋累、此言文章不足為治

明

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

林西仲曰、章程、以言闡出道理、偉服、儒者盛服、如緹掖之類、此

言文章徒足以致亂、關君

長曰、辨言、辨察之言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

義約信天下不親

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

治直吏反、下於治同、○林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天下、必不可得、

於是乃廢文任武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鬪之場也、關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

君張曰、此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

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

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

今欲并天下凌

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帶音通、○方言矜謂之杖、擡、手擡也、

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元長也、首也、八萬物之長、故呼人為元、元

元猶人

人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悖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

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言、適段止言當用兵、

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

秦而歸羸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

至家妻不下紕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上時掌反、為于偽反、○貂、鼠屬、大而黃黑、羸、通、纏繞也、滕、東、脛邪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

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下未嘗學問取困自責、

乃夜發書

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數色主反、○乃夜、猶

即夜、謂至家之夜也、陰符、太公兵法、林西仲曰、史云、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

不是空陳也、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

而用之世主之情而讀書欲睡引鑑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

中之此遊說妙訣也。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曰倦而自

罰亦引說秦不合為戒。懲前此說術之疎也。暮年掃塵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林西

成而自信謂之曰真。喜得此說術之善也。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

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

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

趙而關不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說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未詳疑陰符書篇名蓋依是篇之義而掃塵以說趙王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

指畫而談也。武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親而擯秦吳師道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林西仲曰散橫之效當此之時天下

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

兄弟。林西仲曰約從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

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

用盡於廊廟之內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四句蓋古語也林西仲曰承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

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

曰當秦強趙弱之日公然馳幣約結不顧秦忌使趙重於天下極寫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

戶樞樞之土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

口天下莫之能伉。鮑彪曰掘門鑿垣為門樞門牝也樞木為之如樞樞屈木孟也軾車前橫木林西仲曰樞抑也銜馬勒也此又極寫其難

發跡處能發跡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媵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

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伏音匍○洛陽秦故

鄉宮居室古通謂之宮郊迎者父母急欲與言也側目傾耳不敢正視蘇秦曰嗟

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

〔考異〕高本
做皆作弊坊
本風作竊高

本棧作捲坊
本廷作庭士
作主仇上無
能字傾作則
季子下無之
字

可以忽乎哉。

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亂，故為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微耳。比秦之搆摩成，而六國之厭若秦兵者，即響然為之合從矣。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

君，從以欺秦。從子容反。○欺與楚懷王策是欺。儀也之欺同。虺也，東山，即山東也。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

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

明矣。關君長曰：連列也，鷄善。聞，故不能俱止於棲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

往喻意焉。吳師道曰：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恐謂起疑當作。趣，字之誤也，趣疾也，喻諭同，言諭諸侯以不可一之意也。寒泉子

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

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之使，所吏反。○墮壞也，吳師道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愚按：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見通鑑注。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適反。○高誘曰：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即上洛也。管淺謂

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

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

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背音佩。○之往也，資，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絕，謂絕魏通秦之道也。

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

洛於秦。恐丘勇反。○揚言，猶宣言也，效，效也。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使所吏反，從才用反。○楚王怒鯉遇魏也。

楚懷王策所謂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是也。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

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令力呈反。○與楚遇見上章，於秦之秦，當作齊，楚策所謂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

是也，將絕齊於楚，是以鯉與魏遇，使齊疑之也。楚策所謂

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是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

(考異)坊本
王以下無魏
字絕作攻效
作効

(考異)坊本
東山作山東
幣上有其字

(考異)高本
述前章令作
合謂作爲

故齊不合也。

善之謂秦於與鯉遇魏時善待鯉也言齊既疑楚使與於遇又見秦善待楚使故不合於秦也

楚王因不罪

景鯉而德周秦。

秦當作最謂楚王德周最能解說鯉與魏遇之意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

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

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市買也。不如鯉者。必不爲楚而爲秦。故曰便計。景鯉使

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

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

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

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

之。說始銳反。來使之使。所吏反。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

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復扶又反。取之。謂自取河外也。王用儀言。

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

秦。果獻西河之外。

乘繩證反。罷音疲。恐丘勇反。皮氏本魏地。秦取之。見史記。又犀首傳。犀首者。魏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

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吳師道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摻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二說未詳。

孰是。威王二字疑注文。

田辛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

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郭旣同。君疑與訛。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

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

之。又欲伐虜。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虜。遂

取之。夫晉扶。遺于季反。破。壞其事。舌。指諫臣。老。老成人。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

(考異)高本
述前章坊本
不聽上無王
字交下無諸
侯字

(考異)錢本
劉本共聽作
德

(考異)坊本
辛作華害王
下諸本有者
字今從一本

(考異)高本
連前章章末
有也字坊本
秦楚作陳楚
今楚作今遂
之也諸本作
之曰今從一
本

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

是二人願王勿聽也。

自以為王、謂秦富強、自視以為與王也、橫門君、秦將、鮑彤、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也、

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穆文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

也、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

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乎。

為于偽反、○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

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

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

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

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

乃止之。

孝已、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

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

也。

復扶又反、○即猶若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為子

約車。對曰。臣願之楚。

為于偽反、下其為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

王曰。儀以子為之楚。

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故特也、策、謂其所籌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為楚也、

楚人

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

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

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

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長丁丈反、小詩照反、和戶頤反、○詭、謂以微言動之也、

今

〔考異〕坊本無子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無爲我之我楚王王作楚楚王一本與不作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爲臣手高本臣作忠曾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尙見棄曾本無尙字坊本尙上有忠字尙作且

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

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通不否軫

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視

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

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

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尙見棄。軫不之楚而

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穆文熙曰。順王與儀王以爲然。遂善待之。之策一言。即令人酒

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爲戲。愈見高手。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

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羌也。高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

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

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更反。○中國。謂

謂攻伐之事。燒燔。謂放火而侵掠爲若也。呂子爲我死。王則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教也。是衍欲使義渠不援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

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

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

下。遺于季反。敗必過反。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撫安也。李帛。地名。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七各反。又七故反。○按史記。蓋蜀相

代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

〔考異〕高本遺義渠君下有者字

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

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况反。下去王欲。王隨並同。○三川

而也。誅討也。楚魏無韓益。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夫音扶。下同。長丁丈反。下同。長史記作倫。是也。

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王之名。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朝並直遙反。○按

作朝市。可從矣。說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

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易以鼓反。○三資。謂廣地富民博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地小民貧。資猶

不備。故擇易而行。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

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

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辟。音通。盡。津忍反。○繕。完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并併同。○一劫。天子三字。及齊

韓之齊。恐衍文。不義之名。即惡名也。言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利。而危矣。禍白也。解。謂免秦兵也。惠王曰。善。寡人

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

〔考異〕坊本周王作周主。錢本王業作不世之業。坊本敝兵作敝名。竊貨作竊。坊本西海作四海。一本正作止。史記同。

諸本無危下矣一本有史記新序同今從之史記圖主作蜀王

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卒子律反、嬰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程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

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遇暴亂、又致富強、可謂正大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

地名、患、楚、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

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

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

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

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

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

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

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為秦、絕齊、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

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

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

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

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

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

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

恨也、弭、止也、使所更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

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為令也、為王役謂為楚役使、德於秦、謂

朝直遙反、下同、後見之見賢、逼反、夫秦之夫音扶、○惋、駭

(考異) 纂方
權作相權坊
本先齊作大
齊事令一本
作事王史記
作事君坊本
不如下無因
而二字全乎
諸本作全事
今從一本

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

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

齊王。至，謂反而至。秦，以猶謂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陳軫

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初，王使軫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

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

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之也。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

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

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

講於秦。解，和解。講，和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

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

其餘為寡人乎？為子僞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秦人也。故，故也。佞，才也。救之，謂救齊。陳軫曰：王獨不聞吳

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

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

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意。思，思與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王不聞夫管與之

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

而刺之。此猶也。今子將刺之。此猶也。今子將刺之。此猶也。今子將刺之。此猶也。

〔考異〕坊本不知作又知圖下無者字

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

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夫晉扶刺並七亦反。○辰貪也必敗。言必有一敗也。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喻。似若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

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

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

難惑。覆芳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之下。吳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覆逆自別。唯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

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樛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

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

武王凡十

五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

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予音與。○高誘

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張子不去秦。張

子必高子。下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秦不必畏也。王應麟曰。儀而固已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張儀之殘樛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力令

呈反。為于偽反。下為請同。相息亮反。下同。○鮑彪曰。殘猶害。重猶

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重疾。令楚為之請相。張子謂秦王曰。

重樛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

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樛里疾出

走。其言。疾之言也。蹄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考異〕事楚王之王錢木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請當作謂，字之誤也。

蠹，木中蟲也。謂為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楚，而為楚利，故秦國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

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

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天下謂山東諸侯，即猶若也。言若諸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

約和矣。為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為于偽反，下為公同。○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

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為魏說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

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

也。說始說反，敗必遇反，下同。○辛張陽毋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契，約令也。挈，契通，斷也。猶，列頸也。說苑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言臣臨戰，陳載，國

廟主，申令國都，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列頸而死，其自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下文乃所以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

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衍文。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事，攻伐也。謂秦楚合而伐魏也。對薛公公叔，故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令

呈反。○儀當作澤，蓋依張字誤也。言今公如山東，而因楚依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言，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是務自敗己之事業也。公

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

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

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再封於陶，公國，謂陶，德楚，謂不為秦謀楚，三國，宣言三國，以自示信也。儀字衍，自重，自示重也。言為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示重也。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除治也。吳師道曰：扁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

考異坊本多作當以為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為字

考異衍文十六字一本無高本無所甚之所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十一

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敗必遲反。○石

後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

至周室。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令力呈反。下同。向武亮反。下同。○輔行。副使也。向壽歸以

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王急欲問其故。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

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財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西河之外。魏地。上庸屬漢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

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

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將

匠反。稽。還禮反。○得。謗書。而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

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按。史記。衍。

作。爽。新序。作。子。曰。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蓋。挾。持。外。家。而。誹。議。甘。茂。也。王。必。聽。之。言。不。如。惠。文。魏。文。也。始。與。魏。約。伐。韓。而。聽。誹。議。中。止。是。王。欺。魏。也。甘。茂。伐。韓。而。王。止。之。公。仲。侈。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

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

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處。昌。呂。反。費。音。祕。參。所。金。反。下。同。○。費。魯。邑。杼。機。之。持。緯。者。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

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

疑臣者不

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夫晉扶為子偽反○王為臣之疑當作王之為臣王曰寡人

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

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

宜陽。復扶又反○在爭之在新序作果此恐誤息壤在彼指盟地而誓王也穆文熙曰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樛里公孫之譖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

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下識先後者矣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

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楚與秦懼而不進

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

固無地而許楚王。亡字恐衍言秦固無嘗以地許楚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上勝學反○卒士也上登也謂不登城也秦之右將有尉

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字恐衍言不論兵之強弱而攻之兵必困敗蓋軍尉欲息兵甘茂

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

衍樛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

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

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還嫁反○說王以必拔宜陽而得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無伐韓之日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

樛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

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樛里疾公孫衍無

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謂無攻毀覆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錯亂或作今公用兵無功秦衆盡怨之深矣文義似順言秦人

怒死傷衆欲拔宜陽而

現息兵則衆怨之深矣

〔考異〕坊本千上有數字侈作朋一本恐下有之字

〔考異〕坊本遷作遷地作他

〔考異〕坊本中作仲高本無而宜之而

〔考異〕一本得作拔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

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為于偽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時

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

也。餘猶遺也。言楚徒言與韓而已。必不為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

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為于偽反。惡鳥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下得九鼎之功。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

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

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音儒。健強。需柔也。看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

相子。相息亮反。下同。問音閑。○關君長曰。退燕避。人曰。問居。此亦其義。謂問時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史道而聞之。以

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賢。王曰。寡人託國

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虔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也。蓋更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

犀首。即公孫衍也。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

聽楚使。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

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嚮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

矣。說音悅。下同。○怵。誅通誘也。國君長曰。甘茂將攻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恐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王不如使魏制

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一本注云。寄。疑割字。舛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高本此章在韓策與節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市楊挺抑作市愚按韓策高本從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亦別

〔考異〕高本此章在韓策與節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市楊挺抑作市愚按韓策高本從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亦別

〔考異〕高本此章在韓策與節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市楊挺抑作市愚按韓策高本從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亦別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鼓反。畜養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

能從隣。約。窮困也。從。歸。謂使隣國服從。今王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

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主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

也。輕。率政反。為于偽反。○得失皆謂交也。宜陽之役。楚辭秦而合於韓。既勝。宜陽不恤楚交。是忿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鮮。仙善反。○詩。大雅蕩之篇。言先王敬始慎終。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行。戶剛反。卒。子律反。○范。吉射中行寅。晉

兩卿也。三家。趙魏韓也。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滅智伯。事見趙策。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

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於干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

稽。上古外反。下音鴉。句古侯反。○會稽。山名。艾陵。黃池于隧。並地名。無禮。謂吳欲伐宋。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事皆見春秋傳。梁君伐楚勝齊。

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

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也。子。太子申也。齊敗魏於馬陵。三者非無功

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三者。智伯夫差。梁君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

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

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

路之難。塞。先代反。濟。子禮反。○雍。擁通。據有之也。從。侵逼之也。世主。謂諸侯。陽侯。地名。古陽侯之國。黃棘。亦地名。尾。終也。吳智。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

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

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下疑脫楚王二字。何以知

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

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子。按

(考異)廣得諸本作廣德

今從曾本坊
本非霸王始與
主作王始與
終作終與始
圖下無通字
曾本遂為作
遂與坊本禽
死下無於于
隨三字高本
窺作交得之
作得齊

〔考異〕坊本
為作與

春反、復扶又反、○援助也、敵、強弱等也、關君長曰、繩墨蓋喻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
也、四國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為權也、恐衍曰字、秦恐矣字訛、懸謂伐伐之也、言先
得齊宋之援、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

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鑠、消鑠也、謂被兵、
消鑠、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

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

為反、說始銳反、○悍人也、中期、猶悍人矣、中期、孟子死矣、盆成括、高誘曰、中期、秦辨
士也、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秦

王因不罪、

高誘曰、言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惡其
勝已也、秦王耻與桀紂之闕、故不罪、

昭襄王上

凡十
六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按史記、時蘇代
為齊使於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

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

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

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

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夫音扶、處並昌呂反、下同、欲去我之去、起呂反、掃
素報反、為足之為于、偽反、○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

重公於齊、謂
使齊重茂、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矣、

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

非秦之利也、

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鼓反、盡
津忍反、○茂事惠武昭三王、故曰累世也、

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

勿出、天下何從圖秦、

是代借秦重贄厚
祿、以使齊重茂也、

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

〔考異〕坊本
上賢人作賢

士錢本以相
作以相印高
本蘇代作蘇
秦坊本偽謂
作偽爲一作
偽謂齊潛王
劉木以相迎
之木以相印
迎之齊

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

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

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僞疑當作爲。處猶留也。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

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代。戰伐也。太后。楚女。昭王母。宣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

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

必使之矣。吳師道曰。辛當作。辛。愚謂。戎即太后弟。爲華陽君者。戎爲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

必說公。公相必矣。說音悅。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

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知王必悔。故不敢自任。王召

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

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

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之。致三城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

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卒。子卒。

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

輕矣。爲于僞反。○關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以成取天下也。徐孚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郟。若見用於齊。亦穰侯所嫉也。

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并併同。相息亮

反。○聚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收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以輕也。

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

〔考異〕坊本下焉作之。

深。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患也。既免於其患，則其所惡，唯秦得天下。君不如勸也。而再為秦相，則齊警，再必深矣。此言不獨輕，而又齊深警之也。

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令力呈反，卒子律反。○敝邑，謂魏也。

關君長曰：秦不援齊，則魏得勝之，故曰卒攻齊也。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

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

功，操晉以為重也。予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以合魏也。敝疑

不能支秦，取魏也。操當從史記作操。坊本作採，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

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復扶。又反。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向許丈反，下皆同。○高誘曰：冷向，秦臣也，以猶使也。愚謂

蓋向助齊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曰：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護

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云爾。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

重於王。燕烏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烏路反，下同。○秦助齊攻宋，故燕趙惡其合，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強，必重秦也。

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恐丘勇反，則猶然也。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

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為于偽反。○按此語再見趙策，彼為李兌，此為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如於

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訛，須深之訛，陰

即陶、宋地，穰侯所封也。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鮑彪曰：縣衡，秦三

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關君長曰：節，符信也。行者所執也。言結好通使，既積

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塞

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諫句，當在此下。蓋時齊楚相合，故言齊有強援也。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

〔考異〕坊本予作與

〔考異〕諸本故攻之故作使今從一本

〔考異〕坊本若作苦時下無也字

〔考異〕坊本
破秦下更有
秦字縣皆作
惡高本滿作
與一本無焉
下齊字坊本
無韓魏支分
之魏字

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

權縣言較輕重也阿鞮齊二邑名齊地方千里

楚亦方千里故曰有二也韓猶虜也周禮秋官蠻隸閩隸之類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衛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所持以間三國合從也然僅當齊二邑則不足恃矣而齊

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縣衡也齊有至此言秦所以不能與齊縣衡也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

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薄迫各反復扶又反膏腴肥沃也薄至也言韓魏支分楚地取之以轉至鄭

兵休復起則自足以害秦不必待齊之援矣况與齊合手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五國罷成臯

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時楚為從長韓趙王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是

也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

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

翕其心乎王曰未也

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之也翕合也言成陽以秦不用故窮而去於齊今見在齊有功而用取而用之不

能合成陽之心也

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

失韓魏之道也

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為王用韓魏不欲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惟不為王用且失二國之交也鮑彪曰再

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

劄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敗必遭反○藍田秦邑或鄧楚地三國秦韓魏

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

雖藍田豈難得哉况於楚之故地

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起呂反○高誘曰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愚謂應

和也故地謂漢中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

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

辭即上文告楚

辭也為若也言秦知下楚與三國謀則必不肯救之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

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

走則候反離力智反薛公曰善

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

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高本
云作去以下
無告字今從
一本高本大
勝作大臣坊
本無勝字今
從會本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魏王夫人、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

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

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

取七住反。○言取齊女，與齊合而親魏，則上黨必可得也。

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

鮑彪曰：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珉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珉與

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

終以齊奉事王矣。

為于偽反。○已，謂負芻既立也。珉，魏臣也。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

懼而復齊女，負芻德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已，終以齊奉事秦矣。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

事趙從公，公又輕。

復扶又反。○關君長曰：以和趙為事而從，再欲和，和因起成，則起重，雖冉不窮，而又輕。

公不若毋

多則疾到。

則疑割讓，到疑和謀，蓋言和不速成，再有窮與輕之恐，不如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涇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

事役也。鮑彪曰：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魏，秦使穰侯攻趙，魏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

也。此策書涇山，史書華陽，一役也。

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

令力呈反。

質音致。○陽武，齊邑。順子，齊公子。

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

不敢斥王，故曰告下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

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

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

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

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使所吏反。○司馬下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

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脫百字。欺，抑戰國之制異也。使臣，他自謂也。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

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

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

伐齊。

為于偽反，下為之同。○必之，期秦必不然也。

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

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

讎不利於秦一也。夫晉扶下皆同，背晉佩行下孟反。○趙秦之深讐，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秦不以為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

齊以肥趙，將復相結，故不利於秦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

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

晉楚哉？二也。罷音疲，射食亦反。○弊疲也，音謂趙下恐脫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

於秦，且走晉楚。三也。恐丘勇反，走則候反。○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秦多出兵，則為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齊

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

也。頓壞也，謂為晉楚強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五也。高誘曰：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

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安邑，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

夫取三晉之陽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陽胃，喻腹心，即故

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藉在夜反，數

客卿名也，藉借也，謂借以制天下之權也。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

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

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乘繩證反，下同，長丁丈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為齊所伐之憂，而不能據有陶也。君

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

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

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

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

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書齊下齊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

〔考異〕不義
一本作弗義
錢本劉本共
作不以為義
往來者之言
高本作往來
之者言錢本
劉本及一本
作往來之言

言本下無
射字今從錢
劉本坊本恐
則下無必字
秦破作秦伐

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

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庚反盡津忍反○書周書秦誓之篇樹立

也滋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木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為句踐禽燕附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此皆除害不盡故也非以此時

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

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卒狎同○關君長曰秦從齊已合矣

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營其相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

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

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

慮也鮑彪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關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

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

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辨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

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頃音傾將子匠反使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闕文史記

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恐謂黃歇春申君姓名物至而反冬夏是也關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短極而反

長夏至日長極而反短也恐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即此意致至而危累基是也累力委反下同胡三省通鑑

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基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基不墜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

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乘繩證反下同○二垂謂西北邊垂也先帝文

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從子容反要一遙反○史記不下有忘字此恐脫文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橋音矯○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越然也恐謂北地之誤燕秦之誤以字音近似而誤也史記新序共作以其地入秦可以證矣入出皆使韓入出也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考異〕坊本無率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本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

校。王之功亦多矣。虛去魚反。○杜塞也。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燕救魏之兵。畏秦強而不敢敵也。

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

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下同。濟子禮反。○復之。謂復舉兵也。蒲衍首垣。仁平丘。小黃濟。皆魏邑名也。嬰城。謂二邑環兵自守也。

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嬰腰同。下要絕同。○濮。謂秦或韓字訛。魏已服矣。當依史作趙。要爲人身上下之中。脊爲左右之中也。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次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

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

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何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按史記。誠作地。據高注。則此亦本作地。傳寫誤作誠也。碩哲夫曰。三王五霸不足爲也。何與彼爲。四爲六也。

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

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恃也。壹史記新序皆作乘。此恐誤。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

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鼓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象辭曰。小狐汔

濟。濡其尾。程傳曰。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

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

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榆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死處。沒溺也。易。慢易也。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

瑤於鑿臺之上。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戒也。三江。東江。松江。浦。水濱也。高誘曰。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

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

王慮而不取。爲于偽反。下爲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強。按史記新序。皆強下有韓字。此恐脫落。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援于春反。○詩逸詩。闕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武之大者。不復涉遠地。

而攻人必有近敵之可伐者以喻不可遠攻於楚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也故曰楚援也鄰國敵也恐謂亦遠交近攻之意

躍躍覓兔遇犬獲之度待洛反躍他歷反覓士咸反詩小雅巧言之篇忖亦也下遇奪益同於涂與之同言狡兔雖善走或時為犬所獲以喻韓魏有心秦宜忖度之秦雖強大或為韓魏所獲也今王中道而信韓

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敗韓魏而不卒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

易而失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龍反

○無德而有怨北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

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

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墮許規反暴曝同○孤祥史記作孤傷新序作潰

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彿相通彷彿徘徊也楚辭彷彿無所倚是也此言所以無德而有怨也

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孚遠曰是時齊楚稍遠欲委韓魏以當且王攻楚

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

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惡音烏藉在夜反下同○國君長曰兵出於韓魏則沒而不還

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

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

地之實也隨水名水北曰陽壤地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

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

攻方與上音房下音預○四國齊趙韓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留以下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

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

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九也天下

考異坊本為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種之也問之曰四說秦王一章姚本無

此四字合為一章今從之蓋四字衍文

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詳伴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恐衍魏字。愚謂稜實也。謂齊重利之下吏猶下其事也。謂齊慮

患伴事。秦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一舉眾而注地於

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秦西作事。傳寫誤矣。臣為王慮。莫若

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

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歛手。謂服從也。義長。史侯作侯。蓋秦襟帶山東河曲。則韓魏地在其中。若

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召

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巨也。謂巨東。西海也。要。腰中也。謂下秦地自西海。巨東。東海。中斷天下也。危動。謂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

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音扶。命並力呈反。處昌呂反。○新城君。芋戎也。郎中。親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成君也。議。辨議也。言郎中嫌議人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於君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

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造父。上七報反。下音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孟子。取。取路之取。謂行也。造父為齊

王御。見韓子。蓋周末人。此書亦可以證矣。其為周穆王御者。蓋列子寓言。而史遷

疎謬也。其見管子。假託之書。不足信據焉。鮑彪論其不得與王良同時。失考矣。王

使。〔考異〕坊本令人之令作使。

也。〔考異〕坊本令人之令作使。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138
7
106

〔考異〕一本無里馬之馬字。某經作纏。

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服與服牛之服同。猶御也。曰。子纏牽長。纏索。謂轡也。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

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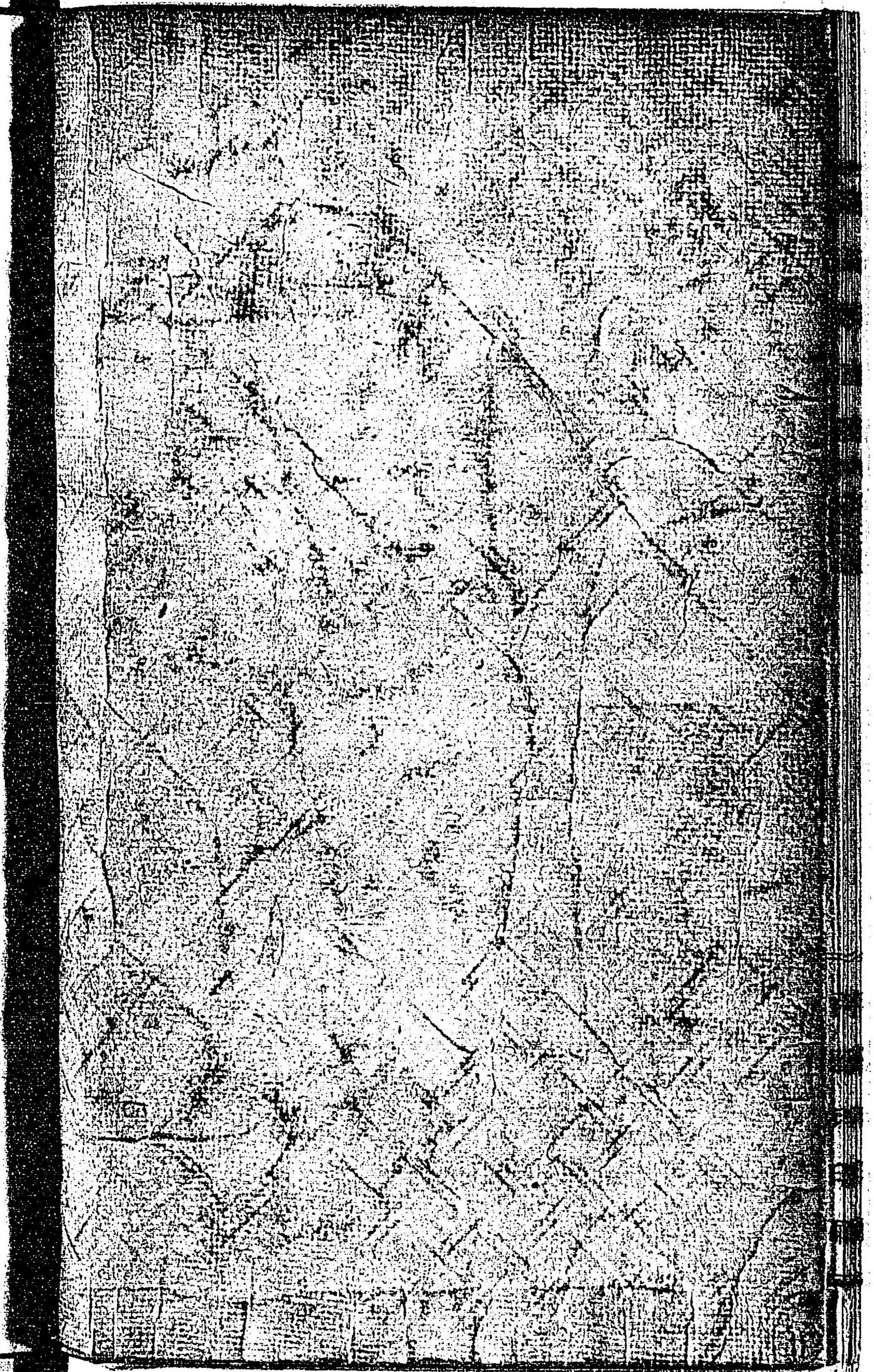
者是纏牽長也。難乃且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纏牽害御。至微也。而馬不能行千里。已雖不肖。其於秦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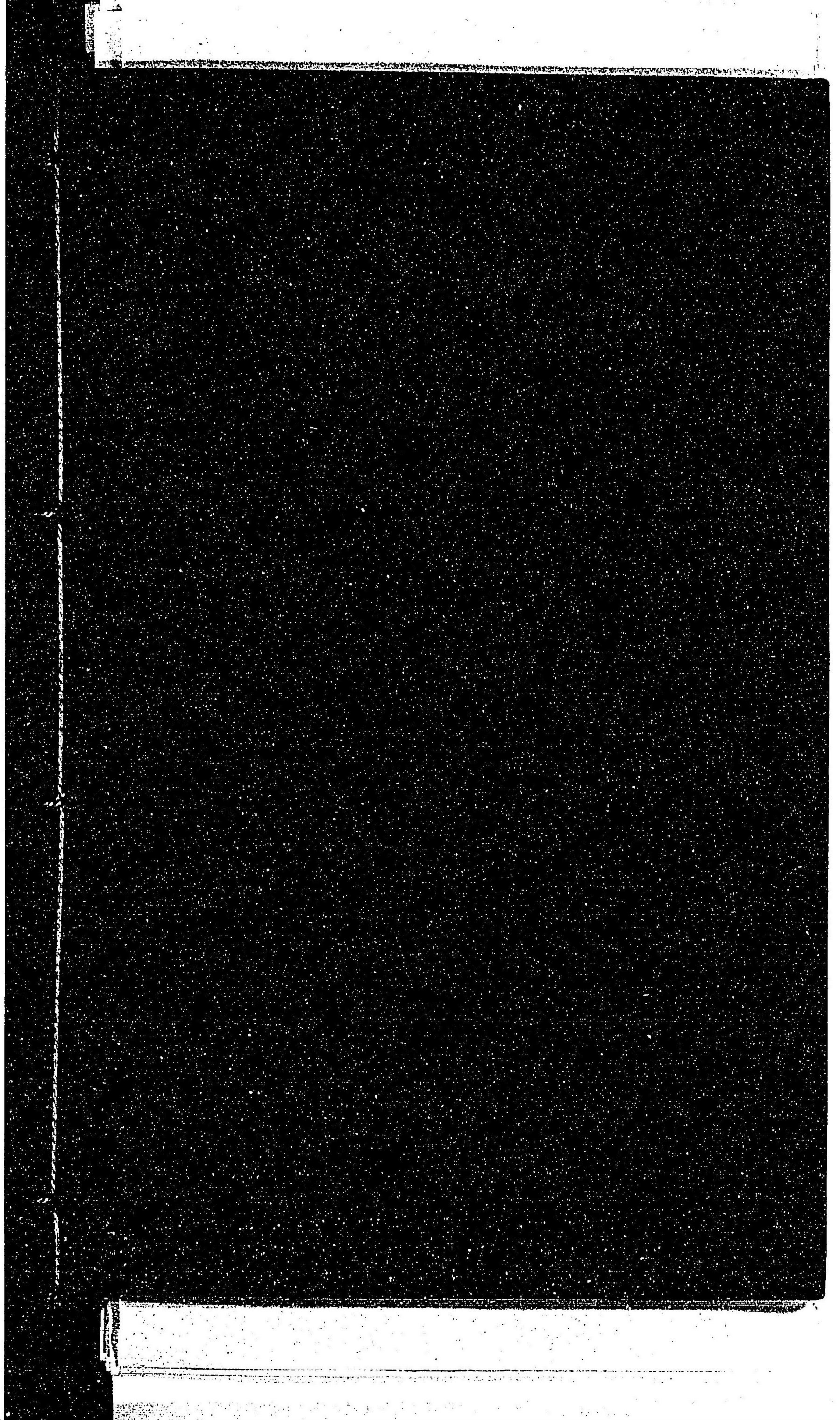
有至微之用。不釋其塞。寵者。則有微害事矣。

凡四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38
106





271
106

003271-001-4

138-106

戦国策正解

横田 惟孝/著

M17

ACC-1578

